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總集類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文選	卷三二—卷六〇		梁·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銳、呂向、李周翰註
卷三二 騷上		四六七—一	
卷三三 騷下		四六七—二三	
卷三四 七上		四六七—四三	
卷三五 七下 詔冊		四六七—六五	
卷三六 令教文		四六七—九〇	
卷三七 表上		四六七—一〇九	
卷三八 表下		四六七—一三五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三九 上書 啓		四六七—一六〇	
卷四〇 彈事 牋 奏記		四六七—一八二	
卷四一 書 上		四六七—二〇七	
卷四二 書 中		四六七—二三五	
卷四三 書 下		四六七—二五九	
卷四四 檄		四六七—二八五	
卷四五 對問 設論 辭 序 上		四六七—三一〇	
卷四六 序 下		四六七—三三八	
卷四七 頌 贊		四六七—三六六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四八 符命 卷四九 史論 上 卷五〇 史論 下 史述贊 卷五一 論 一 卷五二 論 二 卷五三 論 三 卷五四 論 四 卷五五 論 五 連珠 卷五六 箴銘 誄 上		四六七—三九九 四六七—四一九 四六七—四四〇 四六七—四五七 四六七—四七三 四六七—四九〇 四六七—五一八 四六七—五三九 四六七—五六四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五七 誄 下 哀 上 卷五八 哀 下 碑文 上 卷五九 碑文 下 墓誌 卷六〇 行狀 弔文 祭文		四六七―五九二 四六七―六一六 四六七―六四一 四六七―六六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曰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派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己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二

上迷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是草惡禽貙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州而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

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偕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屈末之子孫思深而義厚也

朕皇考曰伯庸

逸曰朕我也呈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

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曰屈原自稱也古人實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伯庸原攝提貞於孟陬子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父名也

為厥良曰于猶惟庚寅吾以降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

於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

體向曰庚寅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

寅日下母之體是皇覽五臣作鑒揆余于五臣本初度兮肇

得陰陽中正之氣

錫余以嘉名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

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

日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

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

欽定四庫全書

其德觀其志也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

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

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

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

以脩能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

貞也言內有忠貞扈字江離與辟芷兮逸曰扈披也楚

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

我相待而身老銳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

得輔於朝蹇阡之木蘭兮夕攬五臣攬之宿莽逸曰

也阡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

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

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

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

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翰曰言朝升山

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

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日月忽其不淹兮春

與秋其代序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

時易過人年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逸曰

老翰同逸注

欽定四庫全書

皆墮也草木曰零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

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

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濟曰草木零落言

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

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待申展
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

之所在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
齊同曰粹眾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

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
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銑曰三后謂湯禹文

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眾芳喻眾賢也言
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眾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

桂兮豈維紐
五臣夫蕙蒨
昌改切逸曰申重也椒香

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蒨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
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

蒨任一人也翰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
細結也蕙蒨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

用賢人豈獨彼堯舜之耿
逸曰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耿光

任一人而已
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耿光

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
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逸注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末步逸曰昌

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
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

於滅亡
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
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

惟五臣本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逸曰黨朋也

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已念彼讒
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

傾危以及其身矣
向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

績
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與君之所乘也以喻國
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

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銑曰敗結崩塌言我所
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塌先王之功忽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
曰復帝武敏歆言已急

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
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丰有奔走予

幸有先後是之謂也
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
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
銑不察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觀察我之中誠反信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

舍也
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
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

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良曰謇謇直言貌我固知直指
言之為己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也

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
中央八方也正平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已將
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

懷王之故欲自盡也
向曰九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
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

君行正平之道而君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遽而有佗

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遽而有佗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
言中道悔隱遁其情而有佗志銑曰初始成平悔

改遷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
余既不難有五臣本
離

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佗志
余既不難有五臣本
離

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
竭忠見過非離與君離別也傷念

君信用諛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翰曰傷惜
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諛而數變易余既滋

蘭之九畹遠於今又樹蕙之百畝逸曰滋時也十二畝為

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詩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
朝暮不倦齊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蕙也蘭蕙草

喻行也言我雖被畦留夷與揭五臣作藹車兮雜杜衡與

芳芷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

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言已積累衆善以自

行彌盛良曰言積累衆芳自潔飾其德行冀枝葉之

峻五臣作茂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

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茂

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六

也向曰茂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冀枝葉之盛願待

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姜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逸曰委病也絕落

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

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

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銑曰

姜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為諛邪所害見

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衆皆

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衆皆

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逸曰競並也愛財曰

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

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翰曰言

衆在朝者皆競為進取貪婪財利

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為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各興五臣作與心而嫉妬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為恕

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

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齊曰羌乃也

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則

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譏諍之使不得進用忽馳

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驚怪

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良

日思急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

急者仁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逸曰冉冉行

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立德而

功不成名不立也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

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逸曰墜墜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

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華動以香淨自潤

澤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

以練要兮長願呼乎亦何傷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願

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願饑而不飽亦無所

傷病也翰曰苟且矯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

雖長饑苦亦擊五臣作擊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藥逸

擊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藥實貌

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

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濟曰根本貫拾也藥花心

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所綺纒纒好貌也矯

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蘭桂芬芳之性細索胡繩今之澤好以善目約束終無解已良曰矯舉也

非時五臣俗之所服逸曰言我忠信寥寥者乃上法前

行也向曰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

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

用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公也

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

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

自率屬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生之多艱言已

銳同逸注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生之多艱言已

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放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

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翰曰艱

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當代故太息余雖好脩姱

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余雖好脩姱

以鞿居羈兮蹇朝諝而夕替逸曰戰戰以馬自喻也

為人所係繫也辭諫也詩云諝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難

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諫人所讒而係繫矣

故朝諫蹇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齊曰戰戰而係繫矣

我心中的所美善也難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

良曰九死無一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

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

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放恣無有思慮

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人悲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五臣善淫

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詠謂音咏猶諧也淫

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諧而毀之謂之善淫

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

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詠謂諧毀也

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固時俗之工巧兮何

而改錯倉故逸曰何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

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

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濟曰規矩法則也言工

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

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

國危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逸曰追隨也繩

佳也楚人名佳曰傑言我所怵也而憂中心鬱悵悵然
佳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
人所窮困也向曰怵鬱憂思貌悵不安也言我憂寧
思而失時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故獨窮困於當時寧
溘告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我寧奄然而元形
微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不羣兮自前代作世而固然
忠正言鵠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
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翰曰鵠鳥
鷹鷂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眾鳥同羣忠正之士何
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何
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

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濟曰方屈心
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屈心
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除呼候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
如孔子誅少正卯也良曰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
忍過除其深耻誅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
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向同悔相道之不察有五臣本延佇乎吾將反也佇立貌
逸注悔相道之不察有五臣本延佇乎吾將反也佇立貌
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
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銑曰
悔恨相視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也達誤也

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
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翰曰迴車復路將
還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服清潔之
服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
故將退去製製芙蓉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荷扶蕖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
猶復製裁芙蓉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脩善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一

明向曰製裁集合也芙蓉水草言不吾知其亦已兮
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高貌陸離參差眾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
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也銑曰言君

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既不見用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以異眾

昭質其猶未虧
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
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
魚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
有香潤之德離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之質
猶未為自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虧損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也言已欲

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
日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濟曰忽疾往去也言

已不見明故疾反顧遠視 佩續紛其繁飾兮芳菲非其
四荒之外去以求知已者

彌章 逸曰非非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
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續紛而衆盛忠信勃勃

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良曰續紛盛貌非非香氣
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

明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
天命而生各有

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

獨以脩正直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 五臣懲
之道為常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
猶不艾也 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三

變於我心更何 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 五臣予
所懼懲懼也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
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 翰

曰言我行不合時故 曰絃 五臣 婞婞 直以亡 五臣 身兮
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終然天乎羽 五臣本 之野 逸曰女嬃詞也絃堯臣也帝
音脛狠也蚤死曰天言堯使絃治洪水婞婞自用不順

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絃不承
君意亦將遇害 濟曰此女嬃之言也絃禹父堯臣也

堯使治水餘狠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
死焉言原不承 汝何博謇 五臣 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

節 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
謇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 向曰嬋數

諫原云汝何博好古道於寒難 茲 菴 綠 旄 失 以盈室
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

兮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楚楚者黃又曰終朝采菴三者
皆惡草也以喻諂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嬃言衆人皆

佩菴菴耳為諂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
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 銑曰

菴菴皆惡草以喻諂佞判別也須言衆人皆體菴菴之
行盈滿於朝廷獨佩蘭蕙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中情 逸曰屈原外因羣佞內被妙詈知時莫識言已心
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

翰曰屈原遭妙之罵因邪佞之惡不可 世並舉而好朋
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今夫何榮獨而不予聽 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予
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獨相

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
納之也 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

忠耿孤獨誰肯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逸曰
聽我而用之

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
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

曰中得也喟歎惡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王之法節
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 聖濟沅湘以

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逸曰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
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

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自開悟 向
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已行聖人之

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說之 啓九辯
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

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有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啓子太康也
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樂自縱而喪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
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翰曰言太康不思先
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
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言羿為諸侯荒淫遊獵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
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四

國固亂流其鮮終兮淫任又貪夫厥家

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
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淫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
之詐惡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
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
終也良曰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
而又為荒淫之行故為淫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
故其澆五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

逸曰澆寒浞子
鮮終澆五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也彊圉多力也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
其欲以殺夏后相也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
不忍其諫以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墮地也論語羿善射弄盜舟俱不得其死然左氏傳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氏以代夏
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罔熊羆
虎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
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惡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
及豷恃其說惡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禹氏收三國之墟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
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五

宗用而不長

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
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湯禹嚴作儼而祇
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逸曰嚴畏也祇敬也周周家也差
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
助子孫蒙福也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祇敬論議
道德無有差

舉賢而授能兮脩
逸曰作循繩墨而不頗
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
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
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

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人
五臣德焉錯七故輔
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錯置也輔
作民德焉錯七故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人

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樂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良曰言皇天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或之夫維聖哲以茂行

分苟得用此下土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

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翰瞻

前而顧後兮相觀人五臣之計極逸曰顧視也相視也

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夫孰非義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真偽所以亡足以夫孰非義

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行不成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二

可任用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逸曰

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向曰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

初志終竟行不量鑿而正柄而今固前脩以菹醢量度

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同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

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曾欽許欽余鬱悵兮哀

朕時之不當逸曰曾累也欽欽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

菹醢之日翰曰言累益欽欽而憂思攬五臣茹如蕙

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

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索蕙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濟曰茹臭也忠貞之心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

虬以乘鸞兮溘合埃風余上征逸曰敷布也取明也

德以興天下見昇流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復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

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神興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

日蚪鸞鳳凰別名也山海經鸞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蚪駕鳳凰車掩塵埃而上征

去離時俗遠羣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五

小也良同逸注朝發軔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臣

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向曰

夕遠遊神欲少留此靈璫先今日忽忽其將暮逸曰靈

璫門鑣也文如連鎖楚王之省閭也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

已衰老也銑曰靈君也璫門閭也言我欲少吾令羲

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

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遠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迫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

翰曰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

下而求索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